

破困境·創新局

馬樹禮在東京

● 黃天才

一點一滴艱苦搏鬥

馬樹禮以中華民國亞東關係協會駐日代表名義，駐節東京，主持我國對日工作十二年。

這一段時期，在中日關係上，正值最無基礎可恃，最無秩序可循，而又逆流洶湧，險阻迭生的十二年。經過這十二年下來，中日斷交後的關係一點一滴，一分一寸，都是馬樹禮艱苦搏鬥建立起來的。要說馬樹禮駐日的成就，單是在斷交後的黯淡情況下的日本，能「挺」上十二年，這件事本身就可算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了。

如果從「實績」上來看馬樹禮任內的中日關係進展，那是事實俱在有目共睹的，十二年後，中日兩國關係由疏而密，而且愈來愈密；兩國的接觸層次愈來愈高，合作幅度愈來愈廣；雙方的代表機構，組織擴大，人員增多，地位升高，職責加重；雙方的經濟貿易數額，從一九七二年斷交時來往貿易總額十四億餘美元，激增七倍，在馬樹禮離任

時的一九八三年已達九十七億美元；雙方人事交流，從一九七二年的三十五萬餘人，激增三倍，而於一九八三年突破百萬人大關；中華民國留日學生人數，從一九七二年的一千多人，激增到八千人，在世界各國在日留學生中佔第一位；僑務方面，所有反共華僑，人人安居樂業，僑校教育不受干擾，僑胞對祖國及政府向心力，日日增強；雙方來往交通頻繁，空路有十多家國際航空公司班機，載人載貨，滿座滿艙，穿梭式的來往飛行；海上船舶運輸，每年有將近一百億美元的物資商品，來回於中日航道上；海底有日本與台灣之間專門敷設的電纜，承担了繁忙的電訊交通任務。

這份「實績」應該算是夠堂皇的，但是更可貴的是這份「實績」所塑造而成的雙方關係的這個模式，它為我們的國家在當時艱困的國際環境中，提供了一個「實質外交」關係的示範。

奉派駐日爭回尊嚴

馬樹禮竭力所建立的這個模式，其最大特色，是他在締造這些「實績」進展的同時，更爭回了我們國家的尊嚴，保住了我們國家的榮譽。這是一場既苦卓絕的奮鬥，是馬樹禮的最大決心，發揮高度智慧而苦鬥贏得的。當年一九七二年，日本與中共建交的時侯，對我中華民國的地位與尊嚴，實已詆毀到令人忍無可忍之地步；當時日本與中共雙方發表「共同聲明」，日本對於中共所提出的所謂「復交三原則」完全接受，公開聲言「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」，並表明日本政府「充分理解、尊重」中共所揚言的「台灣係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之一部分」，同時申言日本對中華民國廢約斷交。

在日本與中共宣佈「復交」的時候，我國當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先生即發表聲明，嚴正昭告世人：「我要利用這個機會斷然表明：我中華民國統治之民族，堂堂正正，絕不為時勢所屈，不為利益所誘，……深盼全國同胞團結奮鬥！」

隨後，日本與中華民國爲了保僑及「促進民間之經濟、貿易、技術、文化及其他各種關係之順利進展」，而分別設立「交流協會」及「亞東關係協會」，並互相設置代表部及駐在代表展開工作。馬樹禮於一九七三年一月間奉派駐日，雖然是爲了「促進民間之經貿、技術、文化等關係」而來，但他是同時尊奉著蔣經國先生所嚴正昭示的「絕不爲時勢所屈，不爲利益所誘」的最高準則，堂堂正正，爲爭回國家尊嚴及榮譽而來的！

寧爲玉碎勿爲瓦全

馬樹禮到日本後，一點一滴，從頭做起，他不久就發覺，在實務推展上，並無太大困難，因爲，當時我們在經濟開發上正突飛猛進，是日本在貿易、投資方面的好對手，日本在與我斷交前後，也曾一再表明願與我國「維持民間交流之貿易、經濟等實質關係」的，甚至，在斷交初期，日本未嘗不有以經濟實利換取我國在政治外交立場上讓步的圖謀；日本向馬樹禮提出「政經分離」的論調，打算在經濟上與我們擴大合作，卻在政治上對我們不斷貶抑；馬樹禮在日本親身體驗，才更爲領悟到當時的行政院長所提示的「不爲利益所誘」準則之高瞻遠矚及寓意深遠。

馬樹禮遵奉的是「維護國家尊嚴，堅守政治立場」原則，而日本所推行的「政經分離」策略。在基本上，兩者針鋒相對，正

面衝突的；這個基本立場上的對立，絕對無法妥協，勢必要有一次公開的攤牌性的衝突，才能決定今後兩國關係的發展方向。

果然，在馬樹禮蒞任後不過三個多月，我國與日本就因爲航空協定的問題，發生了嚴重衝突，最後甚至惡化發展成爲震撼一方的「斷航事件」。此一事件，表面看來是兩國有關航空線路問題的爭議，其實，是兩國在基本立場上的爭執；在所謂「實質關係」外交模式中，這一場風波所代表的意義是極其重大的，對中華民國而言，這是一場「寧爲玉碎，勿爲瓦全」的榮辱生死之爭，馬樹禮正是我國此一戰役的陣前統帥。

中日復航全面問題

事情是由日本與中共在「建交」後進行航空協定的談判時所引發，中共基於日本已承認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爲中國唯一合法政府」，並同意「台灣爲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不可分割之一部分」，於是，中共向日本提出強硬要求，將中華民國的中華航空公司名稱改爲「台灣航空公司」或「其他適當名稱」，飛機上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改爲其他標誌；當日本在中共的強大壓力下向我國提出此兩項要求時，立即遭到我國政府的強烈抗議及峻拒；其後，經過好幾個月的嚴重交涉，日方雖然同意中華航空公司不必改名或更換標誌，但卻堅持「將以其他途徑表明日本政府對中華航空公司及中華民國國旗

之認識」云云；在此緊要關頭上，直接負責與日本交涉的馬樹禮，曾再三向日方表明：中華民國政府絕不容許國家尊嚴或國旗遭受詆損，否則斷航亦在所不惜。日方可能是接獲了錯誤情報，以爲我國政府基於經濟利益，絕不會將日台之間的這條「黃金航線」斷航停飛。於是，在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日，日本與中共簽訂「航空協定」的時候，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東京舉行記者會，表示「日本政府不承認台灣飛機上的國旗標誌爲一個國家的國旗，也不承認中華航空公司爲代表國家的公司」等語；我國政府以大平此項談話嚴重損及我們國家及國旗的尊嚴，遂立刻宣佈斷航，停止日台航線，並禁止日本飛機飛越台灣飛航情報區及防空識別圈……

我國毅然斷航的舉動，震驚了日本朝野，此時，一些對我國友好的日本政界、財界領袖、積極爲「復航」之事奔走，也有若干日本人士，誤以爲我們是一時意氣用事，認爲我們的斷航行動必難持久，遂避開馬樹禮而圖謀另覓其他管道向我國政府進行「復航」活動，結果，當然到處碰壁，毫無進展；馬樹禮在斷航半年之後，一次在答覆日本新聞記者的探詢時鄭重指出：「復航問題，一定要日本政府在不受外力干預的自主立場上，和中華民國作政府與政府之間的解決。」日本記者向馬氏追問復航的條件，馬樹禮提醒日方人士去追索斷航的原因，並明確告訴日本記者：「在斷航的原因消失之前，要談

復航問題，根本無此可能。」馬樹禮進一步指出中日關係問題的一個重要關鍵說：「：在復航問題上，中日兩國有一個基本不同的看法，日本總以為復航是一個單獨的、個別的問題，而事實上，我們認為中日兩國之間，所應解決的是兩國間的全面問題；全面問題如獲解決，復航問題必迎刃而解。」

一場硬仗成果堅實

馬樹禮的談話在日本報刊上顯著披露之後，日本朝野才知道復航不是一個單獨存在的問題，欲求復航，必須從中日兩國之間的全問題上去著手，而全問題之解決之道，必須是政府與政府去談判協商，其他所謂「民間」方式或管道，是不切實際的；此時，適逢日本政局醞釀巨變，首相田中角榮涉嫌貪污瀆職，自民黨內掀起倒閣風浪；是年年底，田中內閣總辭，三木武夫繼掌政權，宮澤喜一繼大平正芳出任外相。

精明幹練的新外相宮澤，在復航問題上，馬上把握了問題的核心，他確認了馬樹禮的官方代表身份，立刻以馬樹禮為交涉對手，對復航問題進行實質接觸；經過幾個月月的詳細洽商協調，宮澤與馬樹禮終於談妥了復航的一切有關細節及進行步驟；他們果然是從全問題的基本上去著手，以復航問題為契機，由日本政府負責官員正式闡明日本對中華民國此一「國家」的認識、態度及立場。宮澤選擇了日本國會議場為他的發言場所。

他於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以日本外務大臣身份，在國會議院會議壇上，以答覆議員質詢的方式，鄭重表明了日本對中華民國這個「國家」、國旗以及對今後兩國關係開展的立場與態度。宮澤發言說：「……我方希望今後……雙方依照國際慣例，相互不失禮節，以互惠原則促進友好交流。……去年春天，我方對青天白日旗之發言招致誤解，我認為非常不幸。至於秦野議員所指陳之事實，即指許多國家承認青天白日旗為國旗之事實，包括我國在內，任何人均無法否認。」（天才按：秦野在當時為日本參議院議員，對我國一向友好，秦野於三月前曾專程來台北訪問，向李登輝總統傳達日本國民歡迎李總統訪日的誠意。秦野當年為中日航線問題，在質詢中發言說：「……包括聯合國的若干會員國在內，有許多國家承認目前在台灣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，這些國家並承認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為國旗。……」）

宮澤外相的此項發言，把大平外相在一年多前的發言完全否定了。這並不是宮澤個人否定了大平個人的談話，他們兩位都是以日本外務大臣的身份發言。因此，宮澤外相否定大平發言的此項行動，是可以視為日本政府修正了它對中華民國及中華民國政府的認識、態度與立場的。

斷航風波是馬樹禮在東京主持對日工作的一場硬仗，這一仗打得好辛苦，但成果卻十分駁實。

從此奠穩了他對日工作的基礎及根據；在這個基礎及根據上，中日兩國之間的全關係、經濟貿易、人事交流、科技合作、文化活動等等，都能「依據國際慣例」，「相互尊重」，並按「互惠原則」而逐年擴大及提昇；以「不為時勢所屈，不為利益所誘」為最高準則的外交模式，在馬樹禮的努力塑造下逐漸成型，堂堂正正、穩重駁實，成為「務實外交」的範本。

中外文庫 詩聯新話 謝康博士著 定價一二〇元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、母性文學、詠史詩、清詩派別。下篇：楹聯新話；有楊杏佛、吳佩孚、章太炎、康有為、陳布雲、馬君武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漢民、邵元冲、謝無量、丘逢甲、徐世昌、鄒魯等名作輯詩美不勝收。

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局